

永远的家园

□刘剑波



小镇忆旧

那时候,我们住在一个叫长沙的小镇,我们住在河边,也可以说在马路边,一个小院落里,过着平静而枯燥的日常生活。我在那儿度过了我的童年和少年,后来马路把我带到另外一个地方,其实我更愿让河流带走我,因为河流会把我带到更远,带到天涯海角,带到我曾梦到一个美丽少女的地方,她居住在鲁滨孙的荒岛上。我很想说,我在小镇度过了幸福的时光,那时我并没有想到它会是我生命的源头,是我一生无法抹去的印记,在后来的岁月里,我的怀念会一次次逆时间而行,回到它身边。时间的洪流把我们一点点推向深处,深渊的那种“深”,世间万物以“灰飞烟灭”的姿势隍落,衰竭,走向消亡,但总还有一些东西留在了时间之外,它们与时间是不相干的,时间对它们永远无可奈何。它们坚韧,强大,永远闪烁着光泽,比如那些发生在小镇的一些场景,一些人,一些名字,一些事件,一些声音,一些气味,甚至一些天气。它们以我的方式镌刻在我记忆里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它们构成了我的小镇。当我讲述小镇时,我就会娓娓地讲述它们。而更多的时候,它们会自己讲述自己。它们总是在午夜呢喃着,悲伤着。它们永远流淌在我的梦境里。

我想再说一下小镇的地理位置。如果你从如东县城掘港沿着一条柏油马路到九总,再从九总往东到招呼站,然后从招呼站左拐向北。我一直不知道这条路叫什么路,姑且称之为无名路吧。这时,另外一条无名路从郭沫若曾经题字的刘埠闸朝东,延伸到十公里处,与从招呼站往北延伸的无名路相交。小镇就位于两条路相交的地方,而我家就在两条路相交的那个点附近。也许是为了方便旅客出行,汽车站恰好在那个点上。说来可怜,那一天只有一辆班车去往掘港,车票是三毛五。那辆刷成蓝色的老式班车如今再也无处可见,它带给我欢乐和憧憬,我每天像迎接节日般迎接它到来,当它远去时,我会略感

惆怅。我人生的最初梦想,就是能与吴杭州沾亲搭故——吴杭州的亲戚去掘港,会永远坐在班车的最前座。班车每天会从我家门前驶过,带着颐指气使的气势。从我家门前驶过的,更多是自行车和手扶拖拉机,它们使马路生动起来,热闹起来,也使我的生活充满了喧闹。马路上经常有玩耍的孩子,其中就有我和弟弟。他们纯真,快乐,懵懂无知,生活的困苦在他们身上还没有留下痕迹。有很多小伙伴,我至今再没见过,但我知道很多年后,他们也像他们的父辈一样,在天地间备尝生活的艰辛,日复一日地劳作,直到头发白了,老了,麻钝了。

我家就在小镇东街头,在马路与河流之间。我家的邻居有陈希芳和陆善堂,一个在我家后面,一个在马路对面。陈希芳和陆善堂都修自行车,当他们修自行车的某个部位时,会把车子倒着放在地上,两个轮子转动起来,像是在放电影。这场景一直是我记忆里的美妙意象。后来我想,我们的人生不都是在放电影吗?我们既是观众,又是剧情的制造者。我们观看自己的往昔,体味当下,构思未来。我们本来会成为各种导演,但命中注定只能成为其中的一种。陈希芳家庭和陆善堂家庭都是启海人,他们使用自己的话语体系,每天吵吵闹闹,就像午夜出了故障的收音机,聒噪不休,琐屑,没有逻辑,包裹着日常生活。在小镇,所有包裹日常生活的声音都迥然不同,但它们一起携手往前,与生命沉浮,成了时间的外壳。

现在让我来说说我家的小院子。很多年前,当兵的父母从闽江流域来到黄海滩,买了一位陆姓人家的草屋,修葺整理一番,定居下来。那时的海鲜多得出奇,从街心一直摆到我家的西山墙,鱼鳞在阳光下闪耀,整个小镇都在发光。当“扑屋”在小镇一带流行的时候,我家也砌了三间“扑屋”,面南背北。所谓“扑屋”,即砖墙草顶。门口有一块面积很大的空地,家庭的日常活动就在这块空地上进行。再后来,“扑屋”改建成瓦房,另外又紧挨马路盖了两间,屋门面向河流,与朝南的瓦房形成一个L形。瓦房对面是一间单独的厨房,两者之间用砖头铺成了甬道。我姥姥每

天就在这条甬道上来来回回挪动着小脚,这是她全部的世界。三个房子之间的空隙砌了围墙,最终形成了院子。那时,我父母在离小镇不远的医院上班,不常回来,我姥姥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安居在这座院子里。它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庭院,是我们与姥姥相依为命的窠巢,也是我们成长的世界。我姥姥是多么精心地经营这个小院子啊。她在院子的角角落落种植了月季、凤仙、菊花、芍药、海棠、三色堇,院墙上则爬满了开着小喇叭的牵牛花。我姥姥是庄户人家的女儿,庄稼的身影从未离开过她的生命,小院子也是能让她大显身手的。她在院子的一角搭了扁豆架,秋天来临的时候,竹架上满是扁豆藤。扁豆花是世上最好看的花,白色里点缀着粉红,有淡淡的恰到好处的香味。当它变成青色或紫色的果实时,我姥姥就得忙活了。我姥姥不知用的什么办法,扁豆结得极为茂密,每天都会摘一篮子。自家根本吃不完,我姥姥便东一家西一家地送。我家河埠的土坡上长满了蚕豆,西山墙有块空地则种了花生,都是我姥姥的劳作。我家院子里总是隔三差五飘出诱人的香味,那是我姥姥做的玉米面饼子、包的山东水饺、下的葱花细面、做的韭菜合子,还有北方包子和馒头。在我记忆里,我姥姥围裙不离身。围裙成了她的另一件衣裳。我姥姥还养了一大群家禽,指挥着我们喂养它们,亲近它们。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,“院子”是不可缺少的,它实际上是你的魂。院子里的井、屋檐投下的影子、铅丝上晾晒的衣服、丢弃在树下的小板凳、筛子里的花生、偶尔来觅食的小鸟……它们既是日常生活中的物件,也是时间的道具,没有它们,人生的剧情就会乏味。我们在长大的过程中频繁出入小院子,这其实是练习远行的步伐,后来我们终于去了另外的地方,但总觉得从来没有离开过小院子——我们从来就没有走出过小院子。

时间来到1994年,一位主政者下令拆毁马路上所有的房屋,要建一条农民街。我家的小院子一夜间成了废墟。它珍藏着的那些温暖得让人落泪的时间随风而逝。我憎恨这个眼睛很像熊猫的人,可是我能憎恨时代吗?时代不是用来憎恨的,时代是用来附着的,像螻蛄那样附着。时代的一粒尘掉到个人头上就成了一座山。小院其实是无法被拆除了,它早已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。当我想念它时,我就会在心灵深处周游它。



濠滨夕照

郭俊摄

网课

□王春鸣



花边系马

因为疫情,这两年有很多时间都不必去学校,电脑一开,学生们就来了。

空无一人的屋子里,打开腾讯会议端,有时候是学习通,有时候是QQ直播,把头脸拾掇拾掇好,换上体面的上衣,光着脚坐到电脑前。和线下的课堂一样,一时间人声鼎沸,中间夹杂着“今天吃杨国福麻辣烫还是烤冷面啊”“前方红绿灯左转……”之类的喧哗,有的在点外卖,有的竟然在开车。我按下静音键,世界立刻安静下来。

据说静音比视频还重要。确实,在我这个中年老师没有很熟练地使用各种网课软件的时候,云端的课堂常有一些按捺不住的尴尬。有一回,一个学生忘了关麦,他的头像忽然出现在共享屏幕上,和室友大声聊天的声音传过来,聊得非常隐私,他完全不自知,而我手忙脚乱地找不到静音键。

命运之手的误触经常带来意想不到的状况。比如有一回一个男生挂在线上,实际上在打游戏,云开了他的麦喊他回答问题,结果他很投入完全听不到,一直在说“你上啊,别怂啊,这波本来可以拿一血的……”一时间会议室的文字聊天功能差点崩溃,男生们纷纷向我介绍这是开黑还是solo,是王者荣耀还是摩尔庄园。

遇到感兴趣的话题,互动会很热烈。因

为没有了普通课堂上必须一个一个来的限制,大家在聊天栏里你一言我一语。当然大多数时候,我身边唯一的活物就是一只猫,因为电脑边温度高,它总是蹭过来,有时候从摄像头前一晃而过,就引发一片文字的惊呼:“猫猫好可爱”“老师,撸猫撸猫”“再给猫猫一个镜头呗”,你会发现00后的学生们是多么热爱弹幕的一代,而花絮往往比主要情节更吸引他们。

在他们特别活跃的时候,网课的现场是一种网络环境下的群体狂欢。

也会有一些莫名有的时候,一个促进互动的小问题,却得不到任何人的回答,电脑屏幕内外一片死寂,那简直是老师一个人的大型社死现场,在长达一两分钟的静默里我也没法继续讲下去了,而是自我怀疑我这时候到底在做什么,真的是在上课吗?会议室里真的有人吗?人是有的,只在此山中,云深不知处。贾岛那股《寻隐者不遇》的幻灭感就浮了上来。从前的课堂,虽然远远地站在讲台上,也寂寞,可是,是一种人间的寂寞。现在的寂寞,是一个人在云端的寂寞。

想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其实也不难。因为我家里也有一个上着网课的大学生。他们的老师为了增加互动有时候不让关麦,于是小树就经常把电脑半掩,只让老师看到半截脸。有一堂早晨八点的网课,他总是要到七点五十五才连滚带爬地起床,五指为梳抓两下,套上外套,就歪在了电脑前。他的网课一节两个小时,我悄悄摸摸地例行到他书桌边,放上牛奶和面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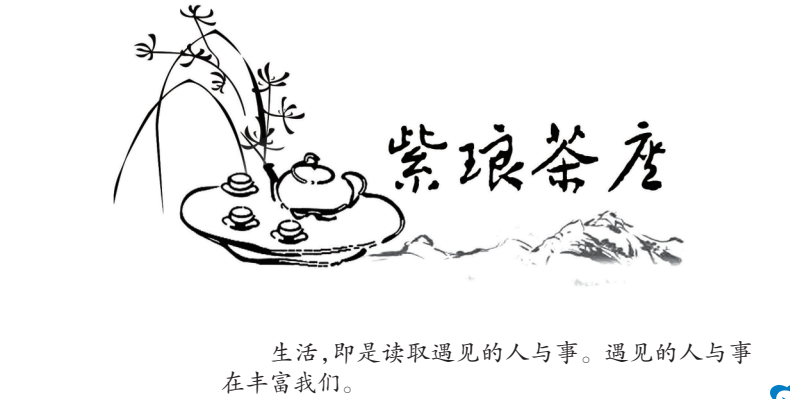
其实是想看看他的老师怎么线上授课。

他的老师留着络腮胡,戴着一顶礼帽,在花园里讲课,忽然飞过来一只翠羽红睛的小鸟,停在他的帽子上。我不知道怎么会发生这么奇妙的事情,但是学生们最起码都被他的脑袋吸引了,盯着他的脸直到鸟儿飞走。情境和情感是网课的先天不足,把传统的教学方式和数字化功能以及各种局限完美地匹配,不仅需要高超的讲课技巧,还需要像这个美国教授一样,有一颗有趣的灵魂吧。我自叹不如。

慢慢地网课上多了,我不再精心打扮自己出现在屏幕上的那部分。因为有美颜功能和虚拟背景。甚至有的时候上课时间到了我却在路上,那就在树荫下停车,电脑搁在方向盘上,把背景设置成灿烂的龙脊梯田,然后开始点名。这个程序我在线下上课从不重视,但是它对于消除网课的虚幻感却有奇效。学生们每回答一个“到”,车窗外的粉黛乱子草就摇晃一下。

于是我就怀念起在教室上课的时候,前排总有几个目光明亮的学生,即使不说话,用眼神达到的会心交流,现在想起来也特别珍贵。有些孩子则上着上着就去摸手机了,我也会用调侃的语气,告诉他们多看书,多看自然,多看老师(捂脸),才会更漂亮。因为一直单向注视电子屏,没有和其他灵性之物的交流,眼睛会过早地苍老和浑浊,一个人即使打扮得再好看,如果眼睛老了,啧啧啧,你们互相看看你们的眼睛……我这个言论震慑了很多爱美的学生,但是现在我却担心他们眼睛不盯着电子屏幕,错过老师,也错过他们的青春。

有点想念空寂无人的校园,那些没有年轻的眼睛看着的月季花,格桑花,仍然在每一天清晨认真盛开吧。



生活,即是读取遇见的人与事。遇见的人与事在丰富我们。

在称作生活的火车上

□江 徐



坐看苍苔

去年秋天,我到南京参加读书班,在南京大学附近的美食街遇到玉米馄饨。一碗热气腾腾的馄饨,让人顿觉他乡遇故知。因为它除了填饱肚子,还具备岁月的象征意味。

这开店的格局,跟我八年前光顾整个夏季的玉米馄饨店一样。夫妻店,小巧紧凑,橘黄色调,喇叭在门口循环吆喝,馄饨的味道一如从前。以前那片店,墙上的广告语是“我是一枚馄饨……”,如今,“枚”改成了“颗”。小小的改变背后,是策划人的心念在旅途中发生怎样的拐弯?

若能见微知著,每个人都是行走的宇宙。

男的人高马大,女的身材丰满,脸蛋像两朵白牡丹。他俩进进出出,来吃饭的大多数是学生。我静坐一隅,等待中旁观过客,这是饶有趣味的一件事。

坐在对面的女生,眉毛画得像蜡笔小新,她与同伴从学校生活讨论到美容美发、娱乐八卦。蜡笔小新说最近看完一部电视剧,我凝神谛听——“叫那个什么……《小欢喜》。哦,还有《如此可爱的我们》。”我没看过,大致知道这类偶像剧的风格。这么肤浅幼稚的电视剧,竟然能够看完?她眯眼做陶醉状,一句舌为我解惑:“太甜了。”

第二天去,依旧点玉米馄饨,依旧静坐中观察食客。第三天,吃完最后一颗馄饨,突有点感悟。我看看店老板——这一生,我对他说过三句“玉米馄饨”,问过一遍“请问附近哪里有药店”的陌生人。他对顾客不太热情,有些不耐烦的神态,在局促的空间里忙活。

当她留意到我的目光时,笑了,白牡丹花从花蕊向边缘洩出极淡的红晕。“有人在笑呢”,她笑着拍了拍蹲在角落的他,白牡丹花瓣上红晕淡淡。我用余光瞥见,他直了直腰,也许笑了。

我怀着以后都不会再来的心情走出这开店,没有说再见。

店外是栖霞的秋色,山峦寂静,

临行书,初学求形似,高级阶段求神似,最后自己写自己。

一次微信对话

□杨 谭



2020年12月9日一早,南通大学艺术学院学生吴颖给我发来微信:“杨老师,我刚刚脑子里闪过一个问题。”简短的微信文字对话就此开始。事后复读,觉得对话虽然围绕临帖问题展开,但实际涉及的不仅仅于此。

吴:都说临帖要临得和原帖一样最好,那为什么临《礼器碑》不能临得一模一样?直直的。

吴:虽然可能说的是墨迹本,《礼器碑》是石刻,但是怎么知道《礼器碑》不是写的?宋刻出来是一样的呢?

(杨按:吴颖这一段时间在临《礼器碑》,以上两个问题是针对我的指导意见而言的。)

杨:谁让你把《礼器碑》临得直直的了?曲线最美!《礼器碑》写和刻的误差应该是很小的,该碑的“政治”性质决定了它首先必须是精致和典雅的。

吴:你说临《礼器碑》的时候可以改变一点的,不必跟帖上写得一模一样,那为什么临行书时就需要越像越好?我是不是可以把行书都改一改再写?

杨:我确实曾让你在临《礼器碑》时可以有意识地稍稍发挥一下,那是根据你的个性而定的。有两个原则你可别忘了:要在符合隶书特质的基础上;在字整体协调的情况下。另一个原因就是依你现在的书写能力,也无法做到一模一样,所以只好降低一点要求。

吴:啊——不会吧?原来是因为这个。我还以为有什么“神秘”的原因。

杨:这就叫因材施教。因为我比较了解你。临行书,初学求形似,高级阶段求神似,最后自己写自己。

银杏转黄,高铁几分钟闪过一趟,几分钟又闪过一趟。那么多的旅人,搭载着火车追逐各自的欲望,步履不停。南来北往,聚散如水。

望着泛黄的银杏、从两棵银杏之间闪过的高铁、高铁后面广大无垠的蓝,突然生出念头:幸而大多数人匆忙麻木,幸而大多数人无暇咀嚼遇见与离别的全部意味,幸而旅途中的过客转身就遗忘,否则,飘荡在红尘里的伤愁,叫人如何安置。

在读书班课堂上,听老师分享佩索阿的诗歌——《我下了火车》:“我感到我的眼睛满是泪水……每次道别都是一次死亡。是的,每次道别都是一次死亡。在那个我们称作生活的火车上,我们都是彼此生活中的偶然事件,当离去的时候到来,我们都会感到遗憾。”他在火车上与偶遇的人相谈甚欢,度过十八小时的旅途。道别之际,满含泪水,因为再见意味着再也见不到。因为所有人性的东西都能打动他。

这首诗,细腻幽微的情感,红尘之中引发眼泪与心酸的内容,同样让我产生他乡遇故知之感。

第三天跨出馄饨店,面对秋日的湛蓝、南来北往的火车,欲哭无泪时,是什么在打动着,遗憾着我?惆怅着我?短暂的遇见?永远的蹉跎?偶然而身处其中的生?必然而始终未知却又近在咫尺的死?

跳出去,让我一个,将另一个我像拎衣裳那样从尘俗中拎出,回到生活旁观者的角度,便不由地悲悯一切,宽宥一切,怜爱一切,为不知不觉投入其中的人们感到遗憾,也觉得幸福。

在微乎其微的机遇下,他们有幸体验悲欢离合、情爱的旖旎、牙痛的酸爽!如果对此缺乏体验与自省的自觉,又是何等遗憾!我替陌生人这样观想自己时,感到亦悲亦喜。这份无处可诉的悲与喜,也如流水。

所有关于人性的,所有从遇见得来的,都会成为怀念的碎片与梦境的材料。生活,即是读取遇见的人与事。遇见的人与事在丰富我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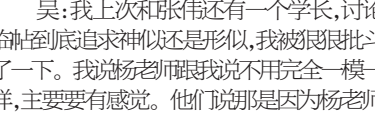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不是在遇见,就是在遇见的路上,不是在离别,就是在离别的途中。一旦离别,天涯地远,相隔如参商。

我们都在称作生活的火车上。终有一天,每个人都会下火车。那个时候,也许怀念,也许遗忘。无论如何,我们再也不相见。

临行书,初学求形似,高级阶段求神似,最后自己写自己。

一次微信对话

□杨 谭



吴:我上次和张伟还有一个学长,讨论临帖到底追求神似还是形似,我纠结得战斗了一下。我说杨老师跟我说不用完全一模一样,主要要有感觉。他们说那是因为杨老师厉害,级别高,追求神似。而我做不到,应该追求形似。我说我也没有完全不追求形似,只是不必非要一样。他们一脸不屑。

杨:具体还要看是什么样的碑帖,不能作一概的判断。因人而异,因碑帖而异。取自己之所需,最终自由挥洒,成独家风貌。学者要有大志向,不做以“学象”为目的书奴,方有可能有所出息。依你的气质,你可以不走完全形似的路,但要注意学习范帖的结构和用笔的妙思匠心,让理性认识占领高点,理解后去写,这样容易直接进入神似阶段,因为到那时你的艺术思维已经接近范帖了。平时临帖要勤,笔力是练出来的,不是想出来的。练也有助于思考,练与思如飞鸟之双翼。

吴:嗯啊。山水画老师有一次跟我说:“笔力不够,要‘写’,不是‘描’。他还说你是练书法的,应刻明白这个意思。”

杨:你在书法上的感觉天生远现在的功力之上,所以扎扎实实学几年基本功是必须的。不要学人家抄近道,走捷径。磨刀不误砍柴工。山水画老师的话,其实不正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他已认可你的字已经有别于其他同学?

吴:嗯啊。我会好好学的。

杨:我看好你。

吴:我昨天学习考研英语视频,那个老师说的一件事我感触颇深。她说她女儿5岁想去学古筝,就报了班,很开心地去学了一段时间。后来换了一个老师,她女儿就不想去上课,每天以命相拼。英语老师就认为是女儿没有遇到欢喜的老师。辗转换了很多个,现在即使不去去,她女儿都不肯。对我来说也是,只有喜欢的适合自己的老师,才会让我很热爱这个东西。

杨:反之亦然。